

高瞻

丁志阔◎著



作家出版社



高 嗜

丁志阔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風
西風
南風
三萬發紅中
西風
東風
北風
南風

東風
西風
南風
三萬發紅中
西風
東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官赌/丁志阔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8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505 - 6

I. ①官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49953 号

官 赌

作者: 丁志阔

责任编辑: 王婷婷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50 千

印张: 18.5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505 - 6

定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人生是一场赌博，官场是一种博弈

反腐倡廉是我党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，反腐败不能忽视了“赌”，官员参与赌博的问题不是小问题，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总以为工作之余“玩几把”没什么，殊不知这“玩几把”却有可能引发大问题，不但会严重影响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，更容易助长不正之风，甚至可能引发腐败……

——摘自某纪委书记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



第壹章 陪赌	001
第贰章 政治斗争	029
第叁章 三把火	067
第肆章 大权在握	097
第伍章 贪腐的开始	135
第陆章 婚外情	173
第柒章 情感的纠葛	203
第捌章 输掉一切	239
后 记	281

第壹章

陪 賭

杜贺在自动麻将机前坐下来就感觉不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预感到今天要输钱。跟他在一起打麻将的三个人官都比他大，除了他的主管上司李志民局长外，另外两个也都是正局级干部，一个是审计局的王局长，一个是农牧局的郑局长，而他自己仅仅是交通局的一个财务处长，虽然跟他们不是太熟悉，但是也不敢下手太狠。今天李局长叫他过来就是陪玩的，说白了就是凑个手而已。杜贺很有感触，其实最难的就是凑个手，输不得赢不得，输了自己会心疼钱，赢了怕惹领导不开心，其实最好的结果是不输不赢，可那牌桌上的局势瞬息万变，这样的尺度又很难把握，稍不留神就可能把自己搭进去。

还好开局不错，几圈下来，略有盈余，杜贺便在心中暗想，坚持下去，争取玩到最后也能保持这个水平。正想着，忽然手里抓来了一把绝好的牌，清一色的条字，杜贺琢磨着，玩麻将这么久，还很少抓到这样的牌，如果这把牌和了，能赢到不少钱。又抓了两张，居然很快上听，门清对对和，杜贺算计着，这么大的和，如果自摸，他们三个人每人应该拿6400元，一把牌就能赢到19200元，差不多2万元了，真的很诱人啊。想到这里，杜贺的心开始咚咚地狂跳起来。正想着，忽然对家的李局长打出了一个9条，杜贺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了，但是他很理智地忍了忍，没有说出来。其他几个人不明就里，见杜贺没有反应，依旧继续抓牌打

牌。杜贺心里有点后悔，觉得自己不该错过和牌的机会，但一想到点炮的是李局长，还是算了，怎么也不能因小失大。同时也在心里合计着，如果能自摸的话，一定不会错过机会，好歹将那2万元赢到手再说。正想着，偏赶上又到了他抓牌的机会，用手一搭，就觉得很像是9条。杜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琢磨着别不是6条吧，如果是6条还好办些，要是9条将会很为难。拿到手一看，当时就呆了，果真是9条无疑。杜贺心想，难道是天意？一时发起了愣，不住地问自己：“该不该和，该不该和？”其余的三个人看杜贺僵在那里半天没反应，忍不住催促道：“快出牌啊，到你了。”杜贺望了望三人，很快又恢复了理智，心想不能因为一时的贪念影响了自己的政治前途，咬了咬牙，一狠心将那9条打了出去，那感觉就好像割下自己的一块肉一样。没想到这时下家王局长兴奋地喊了一句：“和了，门清六九条。”杜贺的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，没想到自己非但没和，还点了一个重炮。

杜贺的上家郑局长也是一把好牌，看到杜贺给别人点炮了，执意想看看杜贺是把什么牌。杜贺反应倒快，赶紧将余牌都推进了牌堆里，说：“今天手气真背，接连点重炮。”对家李局长似乎明白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，冲杜贺使了一个眼色，对他的做法表示欣赏。杜贺还在心里琢磨着，2万元钱啊，就这么不见踪影了。

接下来的牌就犯起了邪，杜贺一把都不和了，相反下家王局长却兴了起来，不住地和牌，不一会儿杜贺就输了5000多。杜贺心里十分后悔，心道还不如刚才和了。麻将这东西就是这么邪，一把牌出错，就可能会一直背下去。正琢磨着，王局长又使劲一摊牌说：“和了，庄家自摸门清一色。”杜贺的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：“完了，3200元钱又没了。”心里这样想着，却还得面带笑容地说：“王局长手气真好啊，简直包和了。”说着，从皮包里将那百元大钞一张张点出来，递给了王局长。那王局长和牌后，自然心情十分不错，伸手接过钱简单数了数，然后就放了起来，脸上

都笑开了花。正当大家准备开始下一局时，忽然意外情况发生了，房门被嘭地一脚踹开了，接着呼啦啦进来三四个人，其中有两个穿着警服的来到牌桌旁凶巴巴地说：“都别动啊，我们是警察，你们涉嫌赌博，请接受检查。”然后就有人开始清点桌上的赌资，还有人开始搜身。

几个人被突然出现的情况搞懵了，当他们意识到犯赌了以后，转瞬之间又都冷静下来。大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，知道处变不惊的道理。李局长率先发了话，说：“我们几个都是朋友，在一起只是娱乐一下而已。”那警察却将赌桌上搜来的近万元往桌子上一拍，严厉地说道：“这也是娱乐？娱乐用得了这么多钱？”李局长不吭声了。

杜贺见状，这时赶紧站了起来，凑到那个看似管事的警察跟前，附在耳边小声说道：“兄弟，给个面子，在座的几位都是领导，跟你们市局的赵局长是朋友。”

谁知这个警察根本就不买账，喝斥道：“少来这套，给我坐下。”杜贺被训得满脸通红，还想再说两句，早被旁边的人推坐在了凳子上，然后几个人的皮包被陆续打开，更多的现金和银行卡被搜了出来。眼看着事情要闹大，李局长坐不住了，立即拉下脸来问：“你们是哪个派出所的，有证件吗？”那个管事的警察说：“哪个派出所的要你管？统统给我带走。”说罢就要带人。李局长愤怒地说道：“不拿出证件来怎么证明你们是警察？”这些人看李局长态度很强硬，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还是把证件拿了出来，给李局长看了看。李局长看他们确实是警察，知道今天遇到了麻烦，便缓和了一下态度说：“既然你们是警察，那好，我打个电话行不行？”为首的那警察听了之后，语气强硬地说：“不行！”说罢推推搡搡地又要带人。正在这时，一直沉默不语的王局长发话了：“请让我给你们赵局长打个电话，我是省人大代表，这是我的代表证，我想这点权利还是应该有吧？”

王局长说完，把那代表证递了过去。那个为首的警察将信将疑地接了过来，仔细地看了一遍，立即就变了脸色，因为确实是省人大代表无疑。

王局长没有管他，直接拿起电话给公安局的赵局长拨了过去，不一会儿电话接通了，王局长也不客气，直接冲着话筒说：“奉君啊，你在哪儿呢？”那警察在旁边一听，冷汗差点没下来，因为敢这么直接称呼公安局长大名的人，一定跟他的关系很密切。接下来的对话更让这个警察心里没底了。只听电话那边赵局长似乎说了他在哪儿，王局长在电话里说道：“我说奉君啊，你到底咋个意思啊，我跟志民他们几个打会儿麻将娱乐一下，你手底下的几个人闯进来，非要把我们带走不可……难道连我的面子都不给吗？”赵局长在电话里似乎说：“不可能的事情，抓谁也不能抓你老兄。”王局长说：“我怎么可能骗你嘛！嗯，嗯……是真的，不信我把电话给他们。”说着王局长还特意抬眼瞅了那个为首的警察一眼，那警察的脸色都变了。王局长在电话里说：“好的，那你跟他说吧。”说罢，王局长把电话递给了那个为首的警察。

那警察战战兢兢地接过电话，心里十分紧张，因为他只是城区某个派出所的副所长，平时连赵奉君局长的面都很少见到，更别说亲自通电话了。刚接过电话，就听一个中年男人雄浑有力的声音传来：“我是赵奉君，你是哪位？”那个警察赶忙回答道：“你好赵局长，我是朝阳路派出所的，我叫邓卓。”赵局长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，显然他在想邓卓是谁，想来想去感觉不认识他。赵局长继续说道：“你们几个赶快撤了吧，这几个人是我朋友，关照一下。”赵局长的语言虽然比较和蔼，但是却透着一种不容反驳的命令口吻，那警察听了赶紧连声应允：“是……是，我们这就走！”说罢把电话递给了王局长，嘴里抱歉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打扰各位了。”然后一招手，几个人灰溜溜地走了。

警察们刚走，酒店的经理和保安就气喘吁吁地上来了，一进

屋就给几个人点头哈腰地道歉，说什么对不起，不知道警察来找麻烦云云。由于这酒店是交通局下属的一个企业，李局长当时就火冒三丈，拍着桌子训斥道：“你们是怎么搞的，连当地派出所都搞不定，这酒店还能不能开了？”那酒店经理哭丧着脸说：“早都打过招呼了，他们从来都不找麻烦的，不知道今天发的什么疯，八成是有人举报吧，否则不能来的。”李局长大手一挥：“别跟我说那没用的，赶紧出去吧。”那经理和保安挨了一顿臭骂，也灰溜溜地走了。

房间里终于安静下来，李局长转过头对王局长和郑局长满含歉意地说：“实在不好意思，咱们再接着玩吧？”王局长说：“算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改天再切磋吧。”显然经过刚才这一惊扰，王局长已经没有了再玩下去的兴致。李局长看实在不好再挽留，就示意让杜贺帮着收拾东西，杜贺赶紧将桌子上大部分钱款给两个人装了起来，然后分别交到了两个人的手上。李局长说：“这样吧，今晚我请客，咱们去吃鲍鱼，给两位压压惊。”王局长和郑局长想了一秒钟，又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快人快语道：“好啊，这个建议不错……”

滨海大酒店是江城市最豪华的酒店之一，以经营海鲜闻名。这里的海鲜都是从全国各地空运过来的，当然价格也不菲。李局长之所以选择在这里，就是因为刚才牌没有玩好，心想这次一定要吃好。

当所有的美味佳肴全都端上来之后，李志民举起了酒杯，冲王局长和郑局长说道：“刚才真是不好意思，没想到会出这么一档子事情，这样吧，我先敬二位一杯，给二位压压惊。”

那王局长和郑局长也都笑咪咪地端起酒杯，回敬道：“李局长多心了，这点小事算什么啊，根本没必要放在心上。”李志民脸上挂着歉意的微笑，道：“是，是……”郑局长更是风趣，直接

讲起了另一桩抓赌的事情：

“有一次，他也是跟朋友一起打麻将，结果不知谁通风报信，直接把他们几个堵在了屋子里，然后没容分说就带到了派出所，当时都没来得及托关系，更为恶劣的是，跟他一起玩的一个检察院的朋友顶撞了那警察几句，结果被那警察打了一个耳光。”

杜贺惊讶地问：“怎么他们连检察官都敢打？”

郑局长说：“也不怪那警察，我们因为玩得比较大，谁都没有暴露身份，那位检察院的朋友平时也牛惯了，都被人抓了说话还那么冲。”

杜贺问：“那结果怎么样？”

郑局长说：“结果打出事了呗，我那检察院的朋友抓住对方这个失误，不依不饶，说警察打人是违法的，非要将那警察开除出队伍不可。后来这件事不但惊动了检察院，也惊动了公安局，大家看这么僵持下去不是办法，不管怎么说公检法还算一家，最后由打人的那个警察赔了1万元钱算是了事。”

杜贺惊讶地问：“你的意思是，非但没罚你们款，那个警察还赔了你们1万元钱？”

郑局长点点头：“对啊，本来他打人就是不对的。如果打的是一般的小老百姓也就罢了，可他偏偏打的是检察院的人，从业务上来说，检察院可是正管着公安局。这真是一招不慎拍在了老虎屁股上，结果反被咬了一口。”

一句话把在座的所有人都说乐了。大家笑够了，王局长端起酒杯说：“来吧，我敬各位一杯，跟志民和绍军的关系不是一天两天的了，杜处长虽然今天初次相识，但感觉也是性情中人。我希望咱们不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，都能把这种感情继续延续下去。至于今天打牌过程中出现的小插曲，不值一提，以后咱们再打牌找一个安全一点的地方就是了，免得这帮兔崽子们来打扰。来，我先干为敬。”说完，王局长豪爽地一饮而尽。

其余几个人看王局长都干了，也都将那一整杯酒喝了进去。

几个人吃完海鲜之后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，李局长提议去桑拿浴洗一番。王局长和郑局长都说算了吧，已经很晚了，都回去早点休息吧。李局长却不肯，说：“今天实在不好意思，让两位老哥受惊了，好歹洗个桑拿放松一下，也算我李志民给两位赔罪。”王局长看了一眼郑局长笑了笑说：“怎么老李跟我们俩还客气起来了，既然你有这个意思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杜贺在一旁看得很明白，其实李局长之所以这么客气，主要还是想讨王局长欢心，谁都知道审计局的权力大无边，交通局的很多大项目最终少不了要经过审计局的审计。

于是几个人又来到全市最豪华的洗浴中心桑拿了一番，桑拿过后李局长授意杜贺找几个女按摩师过来，说是给王局长和郑局长放放松。王局长听了之后说：“算了吧，我可享受不了这口。”李局长打趣道：“又不让你干别的，看把你吓那个样子，咱就是在一起放松放松。”王局长跟李局长是多年的好友，也不见外，就说：“干别的也没什么了不起，那好吧，按就按。”然后转头对杜贺说：“找几个手法好的啊，我这肩膀还真有些酸疼，打牌久了都坐不住板凳，按按可能会舒服些。”李局长赶紧给杜贺使眼色，说：“快去吧，挑最好的过来！”杜贺知道这几位领导在一起也只能是按摩而已，不可能干别的，就吩咐领班找几个正规按摩师过来，还特意强调了一句，不但要手法好，还要尽量年轻漂亮一些的。领班点头答应了，不一会儿就领了一群年轻貌美的女子过来。杜贺亲自挑选了四个，然后带到包房里，几个人在一个大包房里并排躺好，一边享受着高档服务，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，感觉十分享受。直到夜里11点多，几个人觉得差不多尽兴了，才由杜贺去前台结了账，然后各自告别，回到家里。

杜贺到家的时候，妻子孙小婉还没有睡，她披着睡衣走了出来，柔声问道：“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杜贺应酬了一整天，感觉

十分疲倦，有气无力地回答道：“陪李局长打了一会儿牌，然后又去洗桑拿了。”孙小婉问：“吃饭了吗？”杜贺回答：“早吃过了。”孙小婉上前接过杜贺换下来的衣物，有些不满地说：“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可是真神仙，吃、喝、赌都占尽了，就差嫖了？”

杜贺瞪了孙小婉一眼，对她的话十分不满，心想你以为那是多么轻巧的一份活儿呢，殊不知我陪领导有多累。但是杜贺没有反驳她，而是将袜子脱下来扔在一边，感觉脚丫子得到放松的同时，心情也随之放松起来。

杜贺仰头斜靠在沙发上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他感觉最近比较累，不单是身体，更主要是心累。在外人看来，陪领导吃饭打牌是一份轻松自在的活儿，可他自己知道，其实并不轻松，得处处陪着小心，得看领导的脸色行事，不但领导的心思要揣摩清楚，还要做到眼勤、腿勤、手勤，事事都要想在领导的前面。一稍有不慎，就可能惹领导不开心，领导不开心就难有自己的好日子过，所以说伴君如伴虎就是这个道理。杜贺参加工作这么多年，深知妥善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重要性，否则他也不会这么处心积虑地巴结领导了。

孙小婉看杜贺半天没有说话，以为杜贺默认了她的想法，心头更加不快，她上上下下将杜贺打量了一番，问道：“怎么不说话，该不是已经嫖了吧，我可听说现在桑拿浴可是啥服务项目都有，只要钱花到了，干啥都行……”

杜贺终于忍不住了，粗暴地打断了孙小婉的话，喝斥道：“你还有完没完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还没有沦落到要去嫖的地步。如果我真想嫖了，一定会告诉你的，用不着你这么操心。”杜贺发火的时候样子很凶，恨不得要将孙小婉吃掉似的。

孙小婉觉得很委屈，泪含在眼圈里，摔上房门进卧室去了。

杜贺看着孙小婉的背影，忽然觉得心里有些失落。其实妻子发些牢骚也可以理解，毕竟自己白天晚上地应酬，陪她的时间太

少了。

提起孙小婉，杜贺比较满足。上大学时，孙小婉是学校的校花之一，比杜贺低一届，当时追她的人很多。杜贺想尽办法试图赢得她的芳心，包括请孙小婉吃饭，给她送礼物，还让才子李明博代他写情书给孙小婉。在杜贺的一番强烈攻势下，最终将孙小婉追到了手。毕业后孙小婉放弃了回南方大都市的机会，与杜贺生活在了一起。这些年，孙小婉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在家庭上，全身心地照顾好他和孩子。杜贺知道妻子为他付出了很多，他也想多陪陪妻子，好好地补偿一下。可他现在真的没有办法，一个男人要想往上干，难免要做出一些牺牲，尤其是正处在事业上升的关键时期。

想到妻子还在生气，杜贺蹑手蹑脚地推开卧室的门走了进去。孙小婉看似已经睡着了，背对着他面朝里躺着。杜贺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，悄悄地钻了进去，看看没有什么动静，然后停了一下，将整个身子贴在了她的背上。孙小婉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好像真的已经睡着了。杜贺又将一只手绕过孙小婉的身子，直抵她的胸前，当杜贺刚想要抓住那个凸起时，却被孙小婉一下子用胳膊肘推了出去，嘴里说道：“少碰我！”原来孙小婉并没有睡着，只是在那里生闷气。

杜贺细哄道：“好了，别生气了，这么多年我对你咋样你还不知道吗？我现在心里已经容不下别人了，只有你一个。”杜贺装作很真诚地说道。虽然孙小婉明知杜贺在哄她，但她毕竟是女人，还是喜欢男人的甜言蜜语。孙小婉转过头委屈地说：“你瞧你刚才那个凶样，我只是随便问问，没有就没有呗，跟我吼什么啊？”杜贺闻着孙小婉头发散发的好闻的洗发水香味，说：“谁让你那么小心眼了，偏往歪处想，再说我也不是那样的人啊！”孙小婉说：“我还小心眼，你看你整天不着家，谁知道你在外面干什么，你说我能不担心吗？再说了，你看看现在的电视报纸天天都在曝

光，说你们这些当官的不是吃就是喝，再不就是赌，赌完了还可能去嫖，哪还有一个好人？”杜贺辩解道：“你别听那些报纸电视瞎说，他们就喜欢恶意炒作制造虚假新闻吸引观众眼球，其实事情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，只是个别的现象被他们夸大了而已。”孙小婉撅着嘴巴说道：“反正不管别人怎样，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就行，我也知道你有些应酬少不了。”

杜贺说：“你就放心吧，我不为自己着想，也会为你和小飞着想，我有分寸的。”说完，嘴巴已开始孙小婉的脖颈处亲吻起来。孙小婉很中意丈夫的这种态度，便开始配合着闭起眼睛。一切谈不上多有激情，毕竟是快二十年的老夫妻了，颇有些例行公事的感觉。当杜贺汗津津地从孙小婉的身上翻下来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又想起下周还要陪李局长下基层调研，有些事情得提前安排一下。这样想着，杜贺有些恨自己，这些日子不知怎么了，他像着了魔一样，工作上的事情总是揪着他的心，弄得他就连做爱的时候都总是分神。

是的，杜贺对自己的现状很着急，虽然他很受李局长的器重，但他还是想早日被提拔起来，有哪一个从政的人不希望自己步步高升呢！杜贺已经在交通局任了将近五年的处长，尽管能力水平非常出色，但是资历却不是最高的，交通局的其他几个处长也都个个是精英，如果真的从这些处长中提拔副局长，还真就未必能轮到杜贺头上。

但目前的现状似乎又急不得，有些事情还得一步步来。杜贺又觉得自己干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，整个交通局有那么多处长主任的，李局长信得过的又有几个，还不是亲自叫他过去陪着打麻将，不正说明了李局长对他的赏识？有时你还真不能小看了这打麻将的事情，如果不是领导的心腹，那是万万不会让你陪着打麻将的，每个领导都很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，他们才不想被下属抓到把柄，然后传出去让人说三道四。这样想着，杜贺的心情又

好了起来，心想陪领导打麻将也是一种工作，别人想找这样的机会还找不到呢。

第二天是个周末，杜贺躺在被窝里多睡了一会儿，他是被儿子杜小飞揪着耳朵弄醒的。“爸爸，该起床了，你咋这么懒呢。”杜贺睁开眼睛，看到宝贝儿子正调皮地冲着他笑。杜小飞正读高中，他对这个独生子也一直是宠爱有加，把他惯得不像样子。杜小飞平时一直寄宿在学校里，不怎么回家。杜贺打了一个哈欠，然后问道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尽管他还没有睡好。

杜小飞说：“今天是周末啊，我回来看看你们不行啊？”杜贺批评道：“哦，都高三了，你没事别总往回跑，到时候考不上重点，我可不轻饶你。”说着话，杜贺从被窝里爬了起来，将衣服穿上。这时孙小婉端着一杯热奶走了过来，对杜贺说道：“也就儿子打扰你睡觉行，我打扰你都会发脾气。”杜贺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的确，儿子就是他的心头肉，为了儿子，让他做什么都行。

这时孙小婉又提醒道：“哦，对了，刚才明博打电话过来，说中午你们班有个同学结婚，让你别忘了跟他一起去参加婚礼。”杜贺说：“哦，知道了。”杜小飞在旁边好奇地问：“爸爸，你的同学咋这么晚才结婚啊？”杜贺抬头训斥道：“你小孩子懂什么，他是二婚。”这一句话说完，娘俩乐了起来，杜贺自己也跟着乐了。

杜贺原本是不想去参加这个婚礼的，但一想到李明博也去，就想趁着这个机会跟李明博聚聚。李明博是杜贺的大学同学，在市委组织部工作，刚刚升任市直干部处的处长，主管全市干部的任免工作，正好杜贺最近正考虑着有机会再往上爬一爬，万一有机会提拔个副局长啥的，少不了要李明博帮忙。再说了，同学聚会就是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同学之中现在混得比他好的没几个，如果他不来，也恐怕同学们会说他摆官架子，当上处长就不爱搭